

常任使大集

卷六

常任侠文集

卷六

郭淑芬 常法韞 沈宁 编

目 录

生命的历程·····	1
一 故乡 ·····	1
二 南京求学 ·····	11
三 选择前进的道路 ·····	29
四 樱花时节 ·····	37
五 抗战烽火 ·····	53
六 印度生活 ·····	111
七 重返祖国 ·····	123
常氏家族源流述记·····	127
一 ·····	127
二 ·····	130
三 ·····	131
四 ·····	132
儿时影事·····	137
弁言 ·····	137
儿时影事 ·····	138
村塾小言 ·····	153
自述·····	174
述学·····	178

我的笔名由来·····	183
我与酒·····	186
土星笔会和诗帆社·····	189
我与戏剧艺术·····	193
为中国舞蹈史答记者问·····	201
哀悼鲁迅先生在东京·····	205
与吴瞿安师最后晤记·····	209
哀滨田耕作先生·····	212
侄儿法勇的死·····	214
记亡友滕固及其著作·····	220
张西曼教授事迹点滴·····	224
永远怀念吴晗同志·····	230
我和茅盾先生的交往·····	238
怀念诗人泰戈尔与圣蒂尼克坦·····	245
永念李公朴同志·····	256
纪念冯玉祥将军·····	261
我的母亲·····	266
忆沈（钧儒）老·····	270
怀念音乐家马思聪·····	275
怀念卓越的戏剧家田汉同志·····	278
一点遐想·····	285
永怀李公朴、闻一多两好友·····	288
记茅盾先生的诗歌与书法·····	293
往日的回忆·····	297
张大千先生去了·····	300

记姚鹓雏先生·····	303
永念梁漱溟先生·····	307
怀念萧军·····	308
回想东京文求堂与郭沫若·····	310
雏人形·····	314
回忆周作人先生·····	329
老舍与曲艺相声·····	332
歌唱家张曙·····	340
我和爱新觉罗·溥仪的晤见·····	344
红百合室诗话·····	347
致抗战诗歌的工作者·····	393
新出的诗集、诗刊与诗人·····	395
五四运动与中国新诗的发展·····	400
抗战四年来的诗创作·····	406
论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	453
读山水诗短论·····	457
谈诗小记·····	461
依弥儿琪宁斯与妇人·····	465
南京戏剧运动的回顾与展望·····	467
艾霞之死与梅罗香的演出·····	471
梅罗香与茶花女·····	473
萧伯纳的戏·····	475
中国旅行剧团·····	477
观公馥联欢社演剧后·····	479

演员的修养·····	481
演员与观众的联系·····	484
绘画·音乐·戏剧·····	486
《李秀成之死》的演出·····	490
第三期抗战与戏剧·····	492
观《李服膺伏法记》后·····	495
我观苏联戏剧电影·····	497
观近演四大剧后·····	500
神话传说与乐剧·····	505
“孔雀胆”史地零简·····	510
 孙伯醇先生山水小册跋·····	 516
《学术杂志》发刊词·····	518
《安徽民歌选集》后记·····	520
“非洲——梦想和现实” ——两位捷克青年旅行家的手记·····	 527
《避兵室诗存》前记·····	531
跋颖上《兰亭》·····	532
题北宋拓《圣教序》·····	533
跋明嘉靖本《历代名画记》·····	534
题隋《龙藏寺碑》·····	535
钱谦益《列朝诗集序》·····	536
红百合室随笔·····	537
明写本《马吊谱》定本记·····	550
《印度的文明》译后记·····	554
《东方艺术丛谈》后记·····	558

《佛经文学故事选》序言、后记	562
序言	562
后记	567
《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后记	571
《毒吻记》序	574
《中国服装史研究》后记	577
读《常遇春民间故事集》	579
读《旅尘游记》	582
《丝路集》小序	584
《佳谜鉴赏辞典》序	585
《亚细亚之黎明》前记	588
《樱花集》序	590
《忠武春秋》代序	591
《中国的文明》译序	592
《新修怀远忠武常氏宗谱》序	596
《迎春花集》序	598
《金铃集》小序	599
《红百合诗集》序跋	600
《钟山集》引言	600
《郾中集》小记	601
《感旧集》小记	601
《燕市集》小记	602
后记	602
一瓣心香	郭淑芬 常法韞 沈宁 605
附 常任侠年谱简编	沈 宁 608

生命的历程^①

一 故 乡

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生活的快乐，是从工作中得来的。生命不息，学习不止；新的知识，是从学习中得来的。这是我的信念。人的一生，壮年有如朝阳，老年有如晚霞，都能发生光与热，使生命焕发光彩。虽则逝水年华，不断的流去，但一路上或激起巨澜，或漾成微波，都能以不同的涡纹，绘出自己的影子；一个小小的流萤，在飞过自身还能发出一闪一闪的可爱的光，使暗路也不能迷失它的进程。

我常常鼓励我自己，要不断的工作、学习，我现在才不过八十八岁，在生活上还有饮不尽的快乐泉源。

幼年时期的影事

我生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光绪二十九年癸卯腊月十五日，即 1904 年的 1 月。生我的农村，靠近颖河边上，晨夕

① 根据作者已发表的文章及手稿整理而成。题目为编者酌加——编者

有白帆在河中来往，弥望的大平原，百里无山，望不到边际的绿色原野，一个村落邻接着一个村落，远树如荠，空际有飞鸟翱翔，丘陇有牛羊食草，早晨的朝霞，向晚的夕照，都非常美丽。每日所见的，就是这样极目无尽的空阔景象。我在青年时曾经写过一首小诗道：

野人家住鸟巢村， 菜花十亩黄到门。
夕阳渐暝晚烟碧， 微闻老妇呼鸡豚。

写的就是幼年所记的印象。我的家就在这个菜花围绕的小村中，经过了祖与父两代。

生我之年，祖父谢世。父亲继承了这个村塾的教育工作。四周围的族人和邻人，不少儿童来就学，不收学费，是义学的性质，所以又被呼为东学村。

我是母亲生育的第四个孩子。生下七天不会哭也不会吃奶，脐带还是自己烂掉的，有半寸露在腹外，父母都说孩子无望了。但七天后忽然哭出声来，倔犟的小灵魂竟然在与死神斗争中活下来了。父亲为我起了个名字叫复生。

小时多病而且母亲缺奶，隔壁的韩大妈奶多，父亲请她每晚来代喂一次。韩大妈腊月衣单，父亲把自己的棉裤送给了她。孩子饿时，常用煮熟的胡萝卜塞在口里，就这样养大。记得在我四岁时，还爬过后园的墙缺口，向韩大妈求奶吃，遭到拒绝以后就不再去了。

这个小村是由祖父创业，邀来了韩、高两位武技教师，共同劳动。在我六七岁时，韩、高两位老人，都还健在，高国和七十多岁，仍能耕地打场。他因儿子小，自己是主要劳

动力，身体高大，剃去了头发，后脑盖只留圆圆的一小块，梳一个小辫，颇似鞑靼人的形象。他无论扶犁或打场，总是唱着歌，歌声悠远而激扬，像是蒙古人的调子。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的后人至今还住在这个村子里。

在我幼小时，父亲被县里公举为劝学所长，多半不在家中，村塾已由子寿五叔负责。当时已经废科举，父亲接受新思潮，在县里创办了师范班、实业学校和高级小学，卓有成绩，因此又被几县共同举为安徽咨议局议员，远去安庆，我看见父亲的时候就更少了。他到省城时，把学塾中的表兄李鸣玉、三哥楷堂带去省城一中读书，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我的幼年因为身体多病，不能读书，是在田野中嬉戏长大的。采豌豆，拾马勃，能辨别各种草类人是否能吃。例如一种名叫面条菜的，长成时与小麦同，开花仿佛香石竹，红色，这就是我们常用来煮面的野菜，还有荠菜、马齿苋，也常入我们的菜篮子。到秋天，天蓬子（茄科）酸浆，更是儿童常喜采摘的小野果。

有些游戏活动多半忘记了。但有两件事我永不能忘。一是村东土台下有一片四五亩大的水塘，夏天荷花盛开，鱼游其中，冬天结冰覆盖，我们常在冰上游戏，在西南角塘边凿开一个圆洞可供喂牛淘草和饮牛之用。我们一群孩子围着这个冰穴，上面已结了一层薄冰。一个孩子问谁敢站上去试试。我毫不思索，立刻站上去。不料扑通一声，即坠入冰穴中，水已没顶。几个孩子伏在洞穴四周，用小手向冰水下摸索，摸到了我的发辫，合力把我从水下提了出来，冰水湿透棉衣，脚下淋着水滴，坐在厨屋后的土墙下晒太阳，直到外层衣干，才敢回家。这股傻劲，自己不哭不说，娘也不知

道。后来读书“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给我在幼小时一个实际的教训，幸而不被淹死。

还有一次我在村东边的小园内，拿一把小耙锄，学习大人种菜。来了一个常常同玩的孩子小捣蛋，我种一棵，他拔一棵。我扬起了小耙锄要砍他，他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脚下绊倒跌在自己耙锄上，他像屠猪一样大哭大叫，满头是血，大人抱住他却找不到伤处。我在后面追了来，额下裂开，鲜血直流，却成了两个嘴巴！倒在耙锄的锋口上，自己割开却怨谁来。母亲用布把伤口兜起，渐渐愈合。留下一条深刻的伤痕。当时不哭也不喊痛，只留下一个纪念。当我在中大读书时，曾写过一篇《额下的伤痕》，在我和李絮非共编的《三弦》上发表，所记的就是这一回事。这都是在五六岁时一些儿时影事。

私塾花絮

在我七岁时，家中要我入塾，从子寿五叔读书。读完一本《三字经》，我又患鼻子流血，每晨不止，身体不能支持，再退出了学塾，到田野中去。我牧一只马驹，放两头羊，带着狗，徜徉在田野中，到十岁才再度入塾读书。身体就是这样康复的。

我七岁这一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也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的大事，就是辛亥革命。

父亲在安庆，由于故乡冬季大灾荒，被省里派回故乡放粮赈灾。他是前一年的冬天到县城，立刻就着手放粮的任务。寒冷的冬夜，常常深宵还在工作。他素患哮喘，但是心念灾民，不愿休息，也未回一次家去看看。到了次年，辛亥

年的三月，积劳成肺炎，才抬回家中，一病不起，到四月逝世。我那天正在地里采摘豌豆角，听到子寿叔的哭声，才知道父亲舍我们而去。母亲、二哥、三哥都在哀哀哭泣，门上挂起了白布，我仍然不懂得悲哀，以后就成了无父的孤儿。

无父的孤儿，更无人管束，成了一个野孩子。我随人牧羊，可以直到北岗，东去长林湖，我的世界逐渐扩大。掏苇雀，网鹌鹑，畜鸠，养鸽，都是当时生活中的爱好。而且我学会了吹牧笛，拉二胡。背着鼓而来的盲歌人，教会了不少民间歌曲和故事，其后我曾纪录下来让其流传。

这时候，中国历史发生了伟大的变革，青年人风起云涌，去参加革命，我只记得李鸣玉表兄和三兄楷堂从安庆一中回来，参加了北伐队，去刺军阀倪嗣冲，其事未成，三兄、鸣玉虽则脱出虎口，但三兄回到家后，不到两月就郁郁逝去。我当时虽有兄弟之悲，但对革命却是一个无知的孩子。夜间看西方彗星出现，听大人说将有暴变发生，也不知究竟是什么意思。但家里的日子却越过越艰困了。父亲、三兄、梓章叔相继逝去，家塾也停开，子寿叔从军远去，家中的男子以二兄韵峰较大，娶来了嫂嫂，他十九岁就支撑了门户，我同五岁的弟弟良伍，还有一个三岁的妹妹，都在母亲抚育下，艰苦成长。

小时候是接触不到什么儿童玩具的，除了偶尔在新年时得到农村所制的小泥鸡、小泥狗之外，我学会了自己制造玩具。用两个大青铜钱为范，中间夹上泥，就制成泥钱。我小时存了不少自制的泥钱，一串一串挂起来，由此爱积康熙、乾隆时的青铜钱，推而广之，自战国时的尖足布、圆足布、秦半两、汉五铢、历代通宝，遇到不同文字的，一律收集。

当时小小的年纪，还不是什么古钱收藏家，不过作为玩具看待。后来也曾在废铜铁铺中，论斤买来了破铜器、古镜鉴，以及一个大陶器中装满的楚墓蚁鼻钱，也像守财奴般把它珍藏起来。但曾几何时，革命的浪潮，冲洗了一切，这些存物，如同儿时的梦痕，一齐被冲洗而去，无财可守，也就不为奴了。

幼时所得到的儿童恩物，是父亲赐给我的几颗白色的和红色的鹅卵石，使我永留记忆。这在山溪中是累累常见之物，在我的故乡大平原，连一块青石也要从远道运来，这就成了珍宝。父亲在安庆返家的途中，道经山溪，捡了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几块回来，把这赐了我，我向邻童炫耀，都没有见过。其中一块白色石英岩，邻人用打火链试一试，不断的迸射出朵朵金花，虽被打碎，每一碎块，打上去就爆出一朵火花，这种坚硬体质放出的光芒，确实值得学习，做一个人的楷模。此后我爱雨花石，也爱收集各种珍贵宝石的标本，成了宝石学的钻研者，我想大概就从幼年就形成了这种爱好。

从七岁到十岁，在都市的儿童，正是就学的时候，但我的时光却如逝水流去。若不是家中受到偶然的刺激，也许我将终身不读书，与犬马同在，以农作终老。我家收到一封信，无人能写复信，到西村去求大伯作复。大伯说：你家东学村祖父两辈都是廪贡生，族中秀才，都出门下，到你们却断了读书的种子，求人代笔，岂不可耻！这几句训斥却引起了我们的羞愧。哥哥说：教两个弟弟再读书识字吧！沟东吴台，舅家成立了蒙馆，我同五弟每晨背着书包去走读，并且

书包中带着碎砖土块，以防途中群鹅的袭击，群鹅来时，且战且走，我是冲锋人，五弟比我小，紧拉着我的衣襟，躲在后面。如此在戴长春塾师的教导下，早去晚归，过了几个月的时光。

到我十岁时，家中恢复了学塾，这是由几家组合而成，请来了郑警盘先生，开始了学业。

第一年我读完《四书》，第二年读完《诗经》，都能全部背诵。每晨背书，今日背《四书》，明日背《诗经》，经常如此，朗朗上口，可以不忘。但我对这两部古典著作，实在了解的不多，不过我已读书识字，便可自读其他“杂览”。所谓“杂览”，便是小说唱本之类。我的大姑、三姑、六姑和婶母，都曾读书识字，老来孀居，每日常看小说自遣。我从她们那里借来了《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荡寇志》等书，看得津津有味，带入学塾，桌上放着圣经贤传，桌下展开小说。曾被塾师发现，立即没收，此后只有在夜间散学后偷读。我甚至把《红楼梦》中的诗词，全行另录，常自诵习。学诗也就从这里开始。读诗书作为识字的进阶，这些小说、笔记才是我真正的启蒙读物。

从郑师开始了联字、对句，尚未作文。记得我第一次联字，郑师出一个春字，我联成一句“春暖花开”，受到他的赞赏。虽然这句子我是用的成语，并非独出心裁，但我热爱春天，愿永久为春而歌，保持着青春的活力。我家年年新岁贴春联，横楣上写的就是这四个大字，由我贴上。我记着并用来发表幼稚的思想。记述成语，日积月累，便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缀为文章，便不会文理不通。写文言如此，多吸收俗语方言，写白话也如此。我们中国语文，有几千年

的历史，用以记录中国的文明，学起来并不困难。成语是其基础，正是我们民族共同语言的结晶。

从郑师两年，他给我一个好的模范。一到五月收麦的季节，八月收秋的季节，他就放学回家，参加农忙劳动，回学塾时，总是一身太阳的烙印，皮肤虽呈黑色，身体却更健康，他的示范，使我永久不忘。

我十二岁的塾师是朱幼山先生，他的父亲朱蕴山是我的表伯，能写一手小楷。朱先生到学塾不过两个月，便因与人涉讼，离塾而去，这一年的塾中，空空荡荡，不闻弦歌之声。不过他留下了两布套朱蕴山表伯手录的《聊斋志异新评》，我却大得其益，视若鸿宝。这又与章回小说不同，我每篇精读下去，篇篇引人入胜。有些篇如《婴宁》、《狐谐》、《崔猛》、《劳山道士》等，我差不多可以背出。这一年时间很多，只读笔记，它又给我引出一条路子，从《聊斋》到《阅微草堂笔记》，到《春在堂随笔》、《谐铎》等等，能够搜罗到的，我都读过。脑子里装了不少这一类东西。

由于有时间，我担负起晒书的任务。祖与父两代留下不少书，一直堆在一个书房里，我逐渐养成了爱书的习性，在秋阳下把书搬出来加以整理，祖与父所读的书，以及他们生前的手稿，都展放在眼前。

祖父生前，在家塾中延聘过蔡雨初先生。蔡先生爱好研究《汉书·天文志》，祖父也有深好，用棉料大纸，绘制过许多张《二十八宿分野图》。还有祖与父两代的诗稿、文稿，我都加以装订保护。还有就是作“举业”的用书，其中有一部《袁太史制义》，一部《汤海秋文集》，却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明清两代以八股文取士，费尽了许多青年士子的脑

筋，我生已晚，但先人遗留的著作，还曾读过。擅作此体文字的，袁枚与汤鹏可称两位大家。无论小题、大题、截搭，得心应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妙绝一时。后一辈将再无人过问了。

在先父的遗物中，有许多信札和报纸，引起我的兴趣。这些初期的邮件上，有五口通商的邮记，有黄龙、绿龙图案的初期邮票，还有鱼和雁图案的初期邮票，我都加以保存，后来集邮四十年，仍把这些先人遗物，冠之册首。

先父另外留给我们的是一份老《申报》，我也把它排比合订起来，由此引起我的读报兴趣，初从舅家借来《申报》，后来自订，又加订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月刊》，在学塾中透进了新的空气，对广阔的世界也就略有所知了。《申报·自由谈》，我曾把它剪裁下来，合订成册，也保存了多年，直到土改时，才被邻村的流氓张某，连同鲁迅的各种初印珍本，一齐焚毁。

我的第三位塾师是汤先生，连同他的儿子乃复、乃晋同来，共同学习了一年。第四位塾师是黄先生。同这两位先生读完了《书经》，由于心驰外务，偷读了不少林译小说，我已会从邮局汇钱购书，上海商务的新书，常常寄来，也引起了别人的好奇。特别是对我帮助很大的鸣玉表兄、寅甫大哥，他们都曾借书给我，使我得到益处。鸣玉借给我的是《少年丛书》，其中有《玛志尼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等，寅甫借给我的一部《饮冰室文集》，都对我的思想有所启发。

第五位塾师是刘干卿先生，他是先父所教师范班学生，出身贫苦，敬老孝亲。他来我村，就将老母、妻子、儿女一

起搬来；登堂拜我母为师母。他教我读完了《书经》，继读《左传》，我自己兼读《纲鉴易知录》和《幼学琼林》等书。《幼学》书的每页上端，有一句英文，用汉字注音，我也开始读了起来，听起来是可笑的。但不久鸣玉就送我一本他在安庆一中读的英语教科书，美国原版彩图，并且自己教我诵读，这是我读外语之始。刘师爱新学，算学的中均算法，也是他教的，这种木刻的算术书，是我学习入门的最初读本。

《全唐诗》是刘师从舅家借来的，还有《昭明文选》也是从这时开始读到。几年来曾诵习过《古文观止》和《古文释义》。由散文到骈文，上窥两汉，这又是一个新的境界。

刘师教我作诗，有一次命题《飞车》得飞字韵，全塾都作。我写的一首是：

超出三千界， 长歌近紫微。
只堪仙共侶， 那许鸟争飞。
逐日心常壮， 凌云愿岂违。
全球游遍后， 看我御风归。

以夸父逐日自命，可见少年心灵的狂想。此后我真的准备远游，不再安居于这个河曲小村了。鸣玉送我几本新的书，使我大开眼界。一本是胡适的《中国白话文学史》，一本是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本《新潮》，一本《新青年》，后两本刊物，尤其使我震动。《新潮》中有一篇《呆子伊凡的故事》，是托尔斯泰的著作；倡导劳动，使我得到启示。《新青年》中的一篇《打倒孔家店》，今天虽觉持论过激，当时却给我这个村塾中的学徒，一大震动。